



中小学生晨读 精品选

永远的
阳光



YONGYUANDE
YANGGUANG

高长梅 许高英 / 主编 司玉笙 / 著

行走一路，我们一直发现绿芽永远向着阳光，即便是束缚于石缝，即便是千百次被风
雨雷电蹂躏过，但是，“向着阳光”这一理想，从未在它们的心底里动摇过……



{ 爱上阅读·中小学生晨读精品选 }

高长梅 许高英 主编

永远 *Yǒngyuàn*
司玉笙 *Dé yang guāng*
著 的 阳光



九州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的阳光 / 司玉笙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4.10
(爱上阅读 : 中小学生晨读精品选 / 高长梅, 许高英主编)
ISBN 978-7-5108-2855-3

I . ①永… II . ①司… III . ①小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3777号

永远的阳光

作 者 司玉笙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9.5
字 数 15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855-3
定 价 28.00 元

阅读随想（代序）

爱上阅读。阅读能使我们进一步获取智慧，获取解决问题的方法与能力。

微信中，有一篇叫《读书的十大好处》的文章流传颇广。它概括的所谓十大好处独树一帜：1. 养静气，去躁气；2. 养雅气，去俗气；3. 养才气，去迂气；4. 养朝气，去暮气；5. 养锐气，去惰气；6. 养大气，去小气；7. 养正气，去邪气；8. 养胆气，去怯气；9. 养和气，去霸气；10. 养运气，去晦气。

微信中，还有一篇文章也被大量转发，叫《读书是最好的美容》。文章认为，“人通过读书，在幽幽书香潜移默化的熏陶下，浊俗可以变为清雅，奢华可以变为淡泊，促狭可以变为开阔，偏激可以变为平和”。的确，打开书，便打开了一扇面对世界的窗口，你读天，无际的长天予你灵性；你读地，宽厚的大地赠你理性。打开书，便打开了一面审视生命的镜子，那扑面而来的真善美令人陶醉。

还是微信中的一篇文章，叫《通过阅读解决自己的困惑》。文章认为，阅读不能仅仅是小清新、轻口味、品时尚的浅阅读，有时还得“重口味”。阅读即要脚踏实地，要观看现实，了解人类文化的百态，知识的种种。但是只看“大地”那是不够的，还需要仰望星空，还要读读诸如《论语》、

《庄子》之类的书,以加深我们对人性的理解且不丧失对智慧的信心。

再引用著名作家王蒙先生 2013 年 9 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攻读”的日子哪里去了》中的一段话:离开了阅读,只有浏览与便捷舒适的扫描,以微博代替书籍,以段子代替文章,以传播代替学识,以表演代替讲解,将会逐渐使人们精神懒惰,习惯于平面地、肤浅地接受数量巨大、获得廉价、包含着大量垃圾赝品毒素的所谓信息,丧失研读能力、切磋能力、求真求深的使命与勇气,以至连讨论追究的习惯也不见了,苦思冥想的能力与乐趣也没有了,连智力游戏的水准也降到幼儿级别以下了。这样下去,我们会空心化、浅薄化与白痴化,我们的宝贵的头脑的皱褶将渐渐平滑,我们的“灵”的思辨思维功能将渐渐萎缩,而我们的大脑将只剩下海量获得八卦式的信息然后平面地记忆下来、转销出去的“肉”的能力。

杨绛说得更好:读书正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到了最后,是为了让我们更宽容地去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复杂。

爱上阅读。阅读提升我们的素养,阅读最终将改变我们的人生。

第一辑

岁月如歌

高等教育	002
鞋样	004
文具盒	006
蛮音	008
重心	010
教鞭	012
不倒树	014
回报	016
使者	018
书包	020
花瓶	021
天堂苹果	023
天堂风琴	025
窝窝	027
成长密码	029
站立的拐棍	032



蝴蝶庄之秤	034
夜	037

第二辑

社会百态

错辈	042
永远的阳光	043
藏品	045
假发	047
飞上树的鸡	049
怪癖	051
萨斯鸟儿	052
天罚	054
剪彩	057
密码	059
吊魂树	061
中国算盘	064
熊掌	066
天堂猪	068
不萎花	070

无堤河	073
原色	075
红杏树	076
活手	078
补偿	079
神儿	081
秀儿	083
假身	085
哭灵	086
走不出套口桥	088

第三辑

玫瑰丛中

夺魂树	092
金钥匙	095
盖爷	097
狗才	099
憨子	101
精种	103
宝腰	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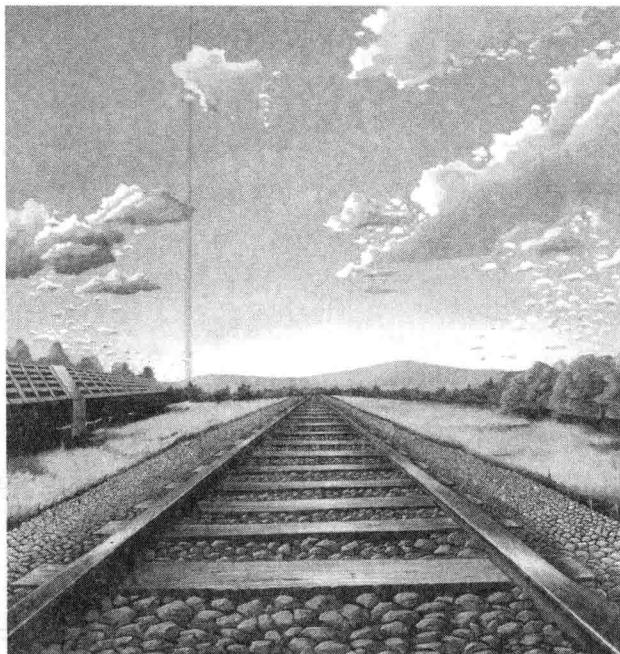
猪妖	106
醉杀	109
爬辈	112
黑棺	114
怪衣	117
刑发	119

第四辑

异象万千

巴拉拉之犬	124
暗码	127
巴高哩	129
庆寿	131
陪葬品	134
寻牙	136
成长密码	138

永远的阳光
Yong yuan De yang guang



第一辑

岁月如歌

从县城回去后不久，蛮七叔在一天夜里悄然离世。他人走后的第三天，他站过的讲台上又挺起了一个人，那人就是玲子。
玲子就像一棵树……

高等教育

强高考落榜后就随本家哥去了沿海的一个港口城市打工。

那城市很美，强的眼睛就不够用了。本家哥说，不赖吧？强说，不赖。本家哥说，不赖是不赖，可总归不是自个儿的家，人家瞧不起咱。强说，自个儿瞧得起自个儿就行。

强和本家哥在码头的一个仓库给人家缝补篷布。强很能干，做的活儿精细，看到丢弃的线头碎布也拾起来，留作备用。

那夜暴风雨骤起，强从床上爬起来，冲到雨帘中。本家哥劝不住他，骂他是个憨蛋。

在露天仓垛里，强查看了一堆又一堆，加固被掀动的篷布。待老板驾车过来，他已成了个水人儿。老板见所储物资丝毫不损，当场要给他加薪，他就说不啦，我只是看看我修补的篷布牢不牢。

老板见他如此实诚，就想把另一个公司交给他，让他当经理。强说，我不行，让文化水平高的人干吧。老板说我看你行——比文化水平高的是人身上的那种东西。

强就当了经理。

公司刚开张，需要招聘几个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年轻人当业务员，就在报纸上做了广告。本家哥闻讯跑来，说给我弄个美差干干。强说，你不行。

本家哥说，看大门也不行吗？强说，不行，你不会把这里当自个儿的家。本家哥脸涨得紫红，骂道，你真没良心。强说，把自个儿的事干好才算有良心。

公司进了几个有文凭的年轻人，业务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过了些日子，那几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知道了他的底细，心里就起毛了，说，就凭我们的学历，怎能窝在他手下？强知道了并不恼，说，我们既然在一块儿共事，就把事办好吧。我这个经理的帽儿谁都可以戴，可有价值的并不在这顶帽上……

那几个大学生面面相觑，就不吭声了。

一外商听说这个公司很有发展前途，想洽谈一个合作项目。强的助手说，这可是条大鱼呀，咱得好好接待。强说，对头。

外商来了，是位外籍华人，还带着翻译、秘书一行。

强用英语问，先生，会汉语吗？

那外商一愣，说，会的。强就说，我们用母语谈好吗？外商就道一声 OK。

谈完了，强说，我们共进晚餐怎么样？外商迟疑地点了点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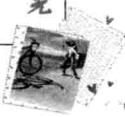
晚餐很简单，但有特色。所有的盘子都尽了，只剩下两个小笼包子。强对服务小姐说，请把这两个包子装进食品袋里，我带走。虽说这话很自然，他的助手却紧张起来，不住地看那外商。那外商站起，抓住强的手紧紧握着，说，OK，明天我们就签合同！

事成之后，老板设宴款待外商，强和他的助手都去了。

席间，外商轻声问强，你受过什么教育，为什么能做这么好？

强说，我家很穷，父母不识字。可他们对我的教育是从一粒米、一根线开始的。后来我父亲去世，母亲辛辛苦苦地供我上学，她说俺不指望你高人一等，你能做好你自个儿的事就中……

在一旁的老板眼里渗出亮亮的液体。他端起一杯酒，说，我提议敬她老人家一杯——你受过人生最好的教育——把母亲接来吧！



鞋样

蔡老师四十多岁才结婚。

在镇中学，他算个顶梁柱，教数学是一流的。他课教得好，就是不讲究衣饰，穿得邋邋遢遢的，走起路来似风筝，侧侧歪歪的。

好在这里的人并不经意这些，只要老师有本事把学生教好就行。

大家看他四十出头仍未成家，都为他操心。其实他在大学时的一个女同学对他很钟情，只是后来他景况日下，“落难”到此，情网便焚。

对过去的事他闭口不谈。掐指一算，给他介绍的足有一打，均不成。这多半怨他自己。他呆得很，总说：我不想再染灰一个……

后来，给他说了一个寡妇，他竟应下了。

他认得那寡妇。寡妇原先是镇里卖菜的张二之妻。张二经常给学校大伙送菜。张二病倒后，就由妻替。那女人来送菜时，身后总跟着两个牛犊般的壮仔……

成婚那日很平常。寡妇带着两个孩子，到屋里恭恭敬敬喊了一声“蔡老师”就算完礼了。让孩子喊“爸爸”，孩子就往母亲身后退，只露四只眼往“爸爸”身上瞧。

蔡老师笑笑，说，住下吧，住下吧。俨然收容所的头儿。

娘仨往屋里一挤就满了。蔡老师无容身之处，只得到外面住。

夏天还好，一领凉席随便往哪儿一铺，拉拉呱，一宿就过去了。冬天难熬些，常和看门人抱脚而睡。

女人很敬他，口口声声称他“蔡老师”。她会过日子，从不乱花一分钱，到月底还能攒几个。尽管瞎字不识，针线活倒好，孩子、大人的衣裳都做得来，自己裁剪，自己缝制。蔡老师身上就鲜亮了一点。只是衣裤的样式老一些，裤裆大，裤腿宽，走起路来，腿间似摆着两把摇扇，活像个乡野的算命先生。蔡老师不在乎这些，叫穿什么就穿什么，心里蛮舒坦的。

蔡老师对两个孩子很好，辅导他俩做作业、看书。没事时，领着他们到镇外的河边玩。两个孩子就在他手底下慢慢长起来……镇里人见了，羡慕得不得了，说寡妇的命儿真好。

那一年赶上恢复评职称，红头文件规定了很多框框，其中一条就是对学历的要求。谁都知道蔡老师是硬邦邦的大学毕业生，教龄又长，有一个中级指标必是他的，眼光都向他投去。

蔡老师并不觉得有什么，每天该干什么干什么，好像与他无多大干系。

有一天，评委会的郑重其事地问他有无毕业证。他一愣，说：有的，有的。评委会的说，那就拿来原件，再复印几份附到申报表上——都要这样。

他就回屋找那小玩意儿，竟没有找到。女人在旁看着，光搓手，问：蔡老师，您找啥？

找一个小本本……

啥样儿的小本本？

蔡老师就说什么颜色的、多大……

女人怔想了一会儿，忽地搬出硕大的针线筐，几扒几不扒，翻出来一个硬本本儿。

是这个不？

蔡老师说：是的，是的……

俺瞧里边的瓤儿又厚又硬，叫俺给孩子剪鞋样了，谁知它有用……

没用，没用，我只是看看，过后再还给你，好吧？

就见女人双膝一软，泪汪汪地跪下了。你捶俺，你捶俺……

蔡老师慌忙去拉她，拉不动，顺势也跪下，两个头就碰到一起……

过了半年，蔡老师的中级职称批下来了。评委们对他的文凭复印件津津乐道——每份复印件上都清楚地落下一个“鞋样儿”……

后来，两个孩子陆续考入大学。其中一个就在蔡老师毕业的那所大学就读。

阳春三月，蔡老师和两个孩子一起回了趟学校。蔡老师说：“当年我就是在这里读书的，我读的是师范，师范生的待遇很好，每月有生活费，还有寒暑假，放假时可以回家，所以我就一直读到了毕业。”

文具盒

英是村里的独生女，家境贫寒，父母都是庄稼人，靠种地维持生计。英的娘是个哑巴，娘的娘也是哑巴，娘的娘是英的奶奶。

英的娘常在村口的石碑旁坐着，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她想：要是自己能识字该多好啊！

英的娘常在村口的石碑旁坐着，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她想：要是自己能识字该多好啊！

英的娘常在村口的石碑旁坐着，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她想：要是自己能识字该多好啊！

英的娘常在村口的石碑旁坐着，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她想：要是自己能识字该多好啊！

娘说，女孩子家能识几个字就行了，遭那个罪咋？

英听了，眼泪就扑簌扑簌掉下来。常沾泪的那地方便有了印痕，似两片干柳叶。

过年了，乡里分给村里一些市里人捐的衣、物，村里再分到户。听到吆喝声，娘带着英去领。

村长的家就是村里办公的地方，只比英的家多一张床和两把一坐就吱吱作响的白茬椅子。

捐物只剩下一双皮鞋、一件半旧的红毛衣和一个塑料文具盒。村长脸上透出难色，说，大妹子，拣一样吧，还有两家哩……

娘就毫不犹豫地抓起那件红毛衣，抖了几抖就往英身上套。

英直往后趔趄，眼光却扎在那个文具盒上。娘说，那物件不挡寒，要它咋……

村长讪讪地笑了，说，这闺女有出息……

娘叹了口气，将毛衣在手里窝来窝去，说，你真憨……

英的眼泪又下来了。娘说，甭哭，依着你还不行吗？

得到这个文具盒，英把它当作宝贝，用布包好，放在枕边，从不往书包里装。没人的时候，她就打开它——就像打开了一个天地：文具盒里有花花绿绿的贴画、课程表，还有一杆漂亮的自动铅笔……拿起自动铅笔，她就觉得自己也会坐在市里某个明亮、温暖的教室里……

几年以后，英考上了中专，去市里上学。临上路时，她没忘了将文具盒随身带上。

开学头一天，英拿出文具盒摆在桌上——唯一能和同学一样的，就是这一件了。

同桌的叫丽，家就在市里。看到那个文具盒，丽不屑地一笑。待英掀开它，丽的眼睛就睁大了——那个课程表是她设计的……

丽说，你真爱惜……

英笑了，说，有了这个文具盒，我就不爱哭了。你小时好哭不？

丽不答，脸却红了。她没敢说这个文具盒是为了让妈再买一个更好的而捐出的。当时妈说这还能用，她就闹，还哭鼻子……

英和丽成了好朋友。临近寒假的一个周末，丽邀英去家里玩。英不去，说，我娘说了，不让我到别人家去。

丽说，我妈妈主要是想见见你……

英就去了。

从丽的家回来，英给父母写了一封信。信里说，娘，我想要一件红毛衣……



到了秋天，天气凉爽，山林中野果成熟，硕果累累。金黄的稻谷，一望无际，像铺了一层金子。小路旁，野花遍地，蝴蝶飞舞，蜜蜂采蜜，一幅美丽的田园风光。

“王蛮子”是镇里人给他起的外号，他本名叫王伟，今年三十五岁，是本地人，性格直爽，说话直率，从不绕弯子。他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他生性好动，爱打抱不平，所以乡亲们送他一个外号“王蛮子”。他为人忠厚，乐于助人，是大家公认的好人。

蛮音

王老师不是本地人。他来到这个小镇时只有十九岁，说一口很纯正的普通话。镇里人都叫他“王蛮子”。

他是“戴着帽儿”下来的。据说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下放到这里是来改造的——20世纪50年代末，这类事司空见惯。

镇里人并不觉得有什么，只是听不惯他的口音，就觉得别扭。背地里说起他，就道：“那个王蛮子……”

王老师也觉得别扭。为了能打成一片，他就努力地学当地土话。谁说了一句很鲜的土话，他就在小笔记本上记下，还注上拼音。

镇里有个鞋匠，当地的俏皮话说得很绝。王老师是在一次补鞋时认识他的。一来二往，两人就成了莫逆之交。有事没事，王老师就往鞋匠那儿跑。跑得勤了，就认得了鞋匠的女儿大萃。大萃好听他说普通话，他一来，大萃就不远不近地站着，或搬只小板凳往近旁一坐。听他说话，就捂着嘴叽叽地笑……

后来，王老师被“摘了帽儿”，到镇小学教书。镇小学离鞋匠的住处不远，大萃就常给他送饭。王老师那时的本地土话已经说得很地道，学生们都听得懂。不经意冒出一句普通话，调皮的学生就会在底下捏着鼻子阴声怪调地学他：为什么呢，为什么呢？